

新作评点

一种迷人的美向你走来

——评迷你剧集《我的阿勒泰》

□阿克拜尔·米吉提

那天在奎屯与一群哈萨克朋友相聚,居然话题是迷你剧集《我的阿勒泰》。他们说,该剧确是把阿勒泰的美景展示得淋漓尽致。那美丽的山川、广阔的草原、清冽的河流、郁郁葱葱的红松林、婀娜多姿的白桦林……有如一幅幅油画,就在那里触手可及。

这部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的剧集,确有其独到之处。李娟对哈萨克草原的描写,可以说是细致入微,把那里的人和事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一点奠定了这部迷你剧的成功和热播,也再一次印证了文学是艺术之母,文学品质决定影视品质的高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也是艺术创作需要遵循的规律。

剧中演员们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们为了演好这部剧,学习哈萨克语、学会骑马放牧。演员们在剧中真的使用哈萨克语会话,这些语言用中文字幕标出,使该剧有了一种全新的气质,生动而鲜活、十分迷人。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有一幕是女主角李文秀和好友托肯在乡村舞会上跳舞,她们跳的是哈萨克族传统舞蹈“黑走马”——哈萨克语是“卡拉勒勒哈”,“黑走马”这个译名还是我当年翻译的,看到倍感亲切。随着剧集的热播,这个古老的舞蹈也许会成为流行舞。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会留下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比如1960年代上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其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现在仍常唱常新。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亦是如此。我希望《我的阿勒泰》能与“黑走

马”这个独特的文化符号相伴而行。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剧中,各民族同胞相邻而居,十分和谐。青年人更为时尚,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不同民族青年间迸发出爱情的火花,结出果实,无不让观众倾心动容。这一切让人感到,《我的阿勒泰》真美好,现实生活真美好,爱情令人着迷,草原年轻人的生活真充满活力。

当然,时代在变迁,生产方式也在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不知不觉推进到人工智能时代。哈萨克人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部分年轻人选择告别草原生活,融入到城市中去。然而,在城市钢筋水泥森林中生活的人们,在看过《我的阿勒泰》之后,却想放飞心灵,游走一趟阿勒泰,享受大自然,享受那里的清新空气,聆听那里河流的涛声,还有那些美丽的鲜花,花开如海,花海上海蝶纷飞,蜂群嗡嗡振翅如痴如醉。雄鹰在苍穹盘旋,鹿儿在林间徜徉,松涛阵阵,一切是那样的美好。

我在某日返京的飞机上,与来自和田的母女俩并排而坐,不知不觉中,她们聊起了《我的阿勒泰》。她们几乎是在信誓旦旦地说,今年夏天无论如何要去一趟阿勒泰看看。昨天晚上在江苏盐城与几位朋友相聚,他们的话题也依然是《我的阿勒泰》。无疑,剧集有效助推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据携程数据显示,电视剧开播至今,阿勒泰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同期增长1

倍,阿勒泰地区的度假产品预订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370%。显然,美好的事物会让不同的人产生共鸣,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我的阿勒泰》也为国产迷你剧的异军突起再助力。每集40分钟,8集一共320分钟,却让众人为之振奋。该剧的成功也启示创作者,原来拍这样快节奏、有内容的迷你剧,不用花费几近天文数字的成本投入,一样可以拍摄得如花似锦、美不胜收。

那些真实的镜头突然唤醒人们当年的记忆。是的,电视机总是飘着雪花,信号不稳,一拍便能显现些许信号,一时忍无可忍,最终把它拆开。剧中李文秀的母亲用土坯垒成电视框架,在那里观看框架中的土鸡,却走来了女儿,故事便徐徐展开,引人入胜。

不过,那些哈萨克朋友说,剧中有一处画面与生活不符,就是李文秀从马上摔下来,居然脚被马缰绳拖着。草原上如果真有谁摔下马来被倒拖着,那一定是脚套在马镫子里才会这样。我说,那可能是主创团队觉得有风险,担心演员真的拖伤了,所以换一种方式处理。除了草原人清楚这些,更多观众是看不出这点破绽的。他们似乎认同我的看法。

无论如何,《我的阿勒泰》是一部成功的迷你剧。瑕不掩瑜,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评点



探索叙写红色故事的新路径

□邱振刚

1928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为了缓解井冈山的压力,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下山奔赴赣南,一路上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历经多次失利后仍然百折不挠,在至关重要的大柏地战斗中取得胜利,攻占了瑞金县城,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初步打开了局面。

由青年导演李小军编剧、执导的《谁持彩练当空舞》即取材于这段历史,该片已于4月10日正式公映。影片可以分为两大段落,其一为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连续失利,这部分内容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进行了真实展示,没有回避红军队伍中一度出现的沉闷氛围。但毛泽东、朱德始终坚信原定计划的正确性,他们的信心、决心为红军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其二为大柏地战斗的筹划、作战过程。大柏地之战显然是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的一系列战斗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在这场战斗中,毛泽东端起枪亲自冲上战场。两部分中间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在雪中面对兵力大幅度减员的红军将士所发表的演讲。这场演讲是影片的一场重头戏,极具华彩意味。站在漫天雪花中,毛泽东胸有成竹,他通过一番情理兼具的演讲,把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的必要性充分传达给红军战士,打消了一部分战士中存在的消极情绪,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人格魅力跃然银幕之上。这部作品牢牢抓住红四军转战赣南的作战过程这条主线,故事脉络清晰鲜明,主次比例得当,还充盈着大量生动真实的历史细节,可见主创者对当时敌我斗争的严峻形势建立了深入扎实的了解,这才能够得心应手地对影片结构进行把握。红四军转战赣南的一系列战斗,就场面的宏大而言,显然不及《血战湘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席卷大西南》等影片所涉及到的场景,但这一行动尤其是大柏地战斗,也是在革命战争历史中有着重要意义的篇章。影片正是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毛泽东形象的刻画,以及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呈现,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更加全面、完整地在银幕上呈现出来。

与主旋律影片往往通过宏观视角讲述剧情不同,《谁持彩练当空舞》中有大量剧情是通过贺子珍的视角展开的,凸显了主创通过新颖的叙事手法展示当年历史片段的独特匠心。影片中的贺子珍,其实兼具红军队伍中普通一员、毛泽东爱人两重身份。毛泽东韬略过人、指挥若定的领袖风范,行军过程的艰辛、战斗的激烈,红军战士之间的战友情,战士和群众之间的鱼水情等,观众通过她的视角一览无余。片中很少对战场进行全景展示,更多的是由贺子珍个人化的视角出发,观众在不知不觉中牵引着走进了历史,进一步增强了代入感。影片中贺子珍口吻的画外音频频出现,对跌宕起伏的紧张剧情有所缓和,使得观众得以沉下心来品味历史、揣摩剧情。

“谁持彩练当空舞”一句,出自毛泽东词作《菩萨蛮·大柏地》。影片以回忆的方式展开,1933年,毛泽东、贺子珍回到了大柏地,两人站在布满了子弹洞的墙壁前,回想当初的战斗历程。毛泽东望着雨过天晴后的绚丽彩虹和苍翠辽阔的田野,抚今追昔,往日的战斗场景涌上心头,吟诵起“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词句。这种追溯往事的手法,为原本激昂壮烈的战斗,赋予了历史纵深感 and 沉思意味。片中,词句的吟诵过程和毛泽东、贺子珍对当年大柏地战斗的追忆,形成了巧妙的互文结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词句中溢出,不但为影片奠定了基调,还带来了丰富的审美层次。影片结尾,雨后的赣南大地长虹高悬,田野葱翠。这一壮美画面既是对历史的重现,也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胜利前景的预示。

《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成功,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带来启示:既要充分关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时间节点,同时还要不断回溯历史细微处,探勘历史进程中的每一处足迹,并深度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氛围,努力探索更新颖的艺术手法,从而更强烈地唤起人们敬仰、缅怀先烈的情感,使得观众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理论副刊部主任)

专家研讨电视剧《城中之城》:

灰度人物让现实更具锐度

本报讯 5月16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城中之城》研讨会在京举行。电视剧《城中之城》根据作家滕肖澜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该剧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陶无忌、赵辉两代银行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认为,该剧创作带来很多启示:一要有雄心,紧跟时代脚步,聚焦国之大事,从不同角度反映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二要有耐心,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用心创作,精心打磨;三要有真心,追求生活真实,尊重艺术规律,生动反映人物的复杂性与立体感。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毅谈到,从年初的《繁花》到今天的《城中之城》,都可以视作不同时期上海率先开展金融体制改革真实写照。《城中之城》通过影视语言,反映了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这一重大论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

剧中抽丝剥茧地呈现了人性挣扎的中间地带,刻画出丰富立体的“灰度人物”,引领观众思考正义与利益、法理与人情等严肃议题。《城中之城》中赵辉的扮演者于和伟谈到,“赵辉这一有灰度的角色是我之前没碰到过的,作为演员,我爱这种有灰度的人物,它具有现实主义的‘价值’”。针对灰度人物的塑造,多位专家表示,赵辉这一人物形象远远跳出了银行剧、金融剧、反腐剧本身,打通了人性和人心的通道。这也启示创作者,文艺作品除了歌颂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之外,在好人与坏人中间还有一个丰富而广大的表现空间,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在这中间去见证世道人心。

(许莹)

关注

为“纪实创作”与“真实再现”正本清源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纪录片获奖作品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 许莹

伴随AIGC、CG动画、数字资产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纪录片制作呈现出繁盛的多元样貌,但同时也存在背离纪录片生命本质、忘记纪录片使命担当等多重乱象。在5月8日由中广联合会主办,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纪录片获奖作品分享会上,《大河之洲》《又见三星堆》《老区的“华丽一族”》《看见记南城》《岳麓书院》《加油!新时代》等六部优秀纪录片主创代表进行了创作分享,来自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的滕勇、赵捷、陈真、张雅欣、梁碧波、干超等业内专家对获奖作品进行了分析点评。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纪录片吗?

什么是纪录片?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梁碧波感到,许多一线创作者的困惑,都源于对纪录片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不够清晰。他谈到,在早期影像拍摄现场,机器十分笨重,不易移动。伴随着1895年法国导演路易斯·卢米埃尔的电影《工厂大门》的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电影从此呱呱坠地。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黑白无声短片记录了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工厂开工时的情景,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由此得出结论,纪录片是一切活动的影像叙事的原点,电影由此诞生。由此起步。基于拍摄手法和拍摄重点的不同,电影创作逐渐走向两个方向:一种是以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在现实轴去捕捉生活现象,拍摄真实的生活;另一种是以梅里埃为代表,拍摄舞台上已经加工过的虚构的生活,电影自此开始出现虚构与非虚构之分。现在通常有一个说法,认为电影都是指剧情片电影,实际上这是不完整的。在任何综合性电影节展中,应包括故事片电影、纪录片电影和动画片电影三部分,至少应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类。

“编出来的是故事片,找出来的是纪录片。”纪录片又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分别是以画面+解说形式呈现的格里尔逊模式;以德鲁为代表的观察、记录、不干涉的直接电影模式;以让·鲁什为代表的通过采访等形式介入拍摄的纪实电影模式。三种模式各有专长:格里尔逊模式可以更直接地表达导演意图,直接电影模式可以更好隐藏作者,纪实电影模式便于表达内心。

当下业内还存在一种误区,认为专题片和纪录片是两回事,其实并非如此。国内所说的专题片这种形式正是纪录片的格里尔逊模式。专题片是最基本的纪录片形式,当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纪录片都是用这种

方式生产的。但许多对专题片的诟病,往往是源于创作者在内容上犯了“五话”连篇的毛病,即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充斥其间,令人反感,内容上的问题不该让形式背锅,创作者需要明确,专题片是最早的纪录片形式。

如何把握“纪实创作”与“真实再现”?

次日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哔哩哔哩纪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山东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主任刘卫斌、吉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创作中心高级编辑赵大为、浙江卫视国家一级导演许继锋、阿里大文娱优酷纪录片内容总监张伟等业内专家学者就如何把握“纪实创作”与“真实再现”展开深入交流。会议由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沈书主持。

专家认为,当人们可以通过技术近乎完美、快速地将脑海中的想法落地,越发可以认识到,生而为人,不完美就是完美,变化就是永恒,残缺就是圆满,不尽如人意恰恰是常态,而对这样内容的捕捉,纪实创作无疑是一个重要载体。在纪实创作过程中,要特别留意细节的抓取,并通过有趣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是否有趣取决于人物是否生动、语言是否有感染力。纪实创作与社会现实是有区别的,纪实创作不是完全地还原社会现实。正如安德烈·巴赞所提出的,电影是现实的新近线。纪实同样也是现实的新近线。如今纪实手法也呈现出多元变化,会有更多蒙太奇手法介入到纪实创作中。

相较于对现实的表现,如何介入历史是更具争议性的。专家谈到,最早纪录片中没有“真实再现”。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纪录片中也不会大量使用真实再现,即用也较为含蓄,比如人物等会以剪影等形式出现,用一句歌词来比喻就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人物出场的时候是羞答答的,离开的时候也是静悄悄的,彼时会真实再现的段落上注明“真实再现”或“情景再现”以提醒观众。时至今日,“真实再现”的人物已经从“背影”慢慢转过身来,可以面朝观众开口说话了,甚至在真实再现方面做得比剧情片都好,比如纪录片《何以中国》。关于如何使用“真实再现”,有创作者谈到自己更在意空镜叙事,并注重将叙事化的动作置于镜头之外,从而追寻一种有别于动作真实与叙事真实的精神真实。尽管AI技术为创作者重建现场提供了很多技术便利,但需要警惕细节被所谓的技术填满,否则也可能使想象空间消失殆尽。创作者要学会依靠观众的想象力,与之一同完成历史

现场的建构。

采用纪实创作还是真实再现手法,专家们认为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题材是否合适,二是成本是否足够。变化的是创作形式,不变的是真实内核。纪录片创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创作者要敢于尝试新的创作手法,推陈出新,为观众奉献更多优秀作品。但新技术的使用应该是用来辅助说明真实事件,增加片子对真实事物的表现力、表达力,而不是混淆、掩盖甚至歪曲事实。特别是在展现历史时,纪录片人不要做一个历史的叙述者,还要有勇气和野心,秉持人民史观的视点,做一个真正历史的建构者。

今天的纪录片拍什么?

活动现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俞虹、纪录片导演李成才以“今天纪录片拍什么”做主旨演讲。专家谈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纪录片人要了解世界背景、中国位置,再了解个体位置,继而锁定关注范围,寻找纪录片的主题主张。要在世界坐标下拍片子,努力跨越各种语言、情感、文化背景的差异与不同。纪录片作品要进入到社会的主流情绪里面,创作者要找到当下百姓可以接受的表达情绪、表达方式、表达语境,优秀的纪录片不仅是文以载道、文以颂世,还要文以传真、文以思考。

也有专家认为,创作者不能简单地被一种类别限制了创作,拍摄过程中应辩证处理真实性、当代性和历史性问题;真实性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我们不能以客观为由去游离主观性的主导位置。创作者应在强调客观真实的同时,意识到主观性的强大力量;当代性意味着纪录片人从当代人的真实视角和影像伦理角度思考,我们既不可能超越所处时代去记录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人类行为,也不能仅仅为当下而当下。像本次获奖纪录片《加油!新时代》,它集合了全国纪录片的目光去关注当下现实,而且以个体为视角进行记录。

所以,关于当代性的讨论,也涉及了媒介特性,以及媒介场域力量与价值流动;历史性则涉及时间问题,海德格尔曾说,一旦时间被界定为时钟的时间,那就绝无希望达到时间的原始意义。所以,历史不能仅仅界定在一个时钟的时间,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我们都行走在历史中。因此任何历史题材,都必然烙下现实表达的印记,都是对历史史料、史实、事件、人物在当下的再发现、再解读,从而成为今天的新档案。